

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十四輯

(內部發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111
N 8
5/5

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十四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中華書局出版

文 史 資 料 选 輯

第五十四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7号

北京市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毫米 1/32·7 1/2 印张·166,000字

1965年12月第1版

196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定价: (7) 0.80 元

统一书号: 11018·613 65,12,京型

編輯凡例

一、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資料，并推动撰写資料工作的开展。所选的資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選輯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参考。

二、本選輯所选的資料，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个方面，不拘体裁，只要有历史价值，均可选入。

三、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欢迎讀者提出补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娘子关战役前后.....	黃紹竑(1)
忻口战役追記.....	陈长捷(20)
晋北忻口战役紀略	符昭騫 王汉亭 吳宗泰(30)
天鎮之战与李服膺之死	黃宣宗(45)
宋哲元及其所部在抗战初期的活动	
.....	吳錫祺 王式九(52)
七七事变前后我在宋哲元部的经历和見聞	
.....	張樾亭(74)
蔣介石派蕭振瀛破坏抗战的内幕.....	張俊声(83)
記刘湘、韓复榘、宋哲元联日反蔣的失敗	
.....	張樾亭(95)
韓复榘被扣前后.....	孙桐荃(99)
第二集团軍台儿庄作战经过	何章海遺稿(110)
台儿庄会战的片断回忆	張金照(118)
蔣介石借抗战消灭非嫡系部队的一例	李家白(123)
記抗战期中蔣軍内部勾心斗角的二事	石彥懋(127)
台儿庄会战亲历回忆	郑洞国 聿异之(134)
归德失守及黃杰被撤职查办的经过.....	郑殿起(149)
兰封战役的回忆	宋希濂(158)

記豫东战役及黄河决堤	晏勛甫遺稿(172)
爆破黄河铁桥及花园口决堤执行記	朱振民(177)
孙良誠投敌及其下場	黃广源(185)
湯恩伯与伪軍孙良誠的勾結	朱忠民(197)
我参預閻錫山勾結日寇的活动情况	赵承綬(205)

娘子关战役前后

黃 紹 竑

(一)我去山西的经过

七七事变发生时，我任湖北省政府主席。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之下添设六个部，为保密起见称为第一、第二……第六部。最先成立的为第一部，主管作战，任我为部长。其余各部以后陆续成立，但名称不保密了。我被任命为作战部部长，并非因为我有指挥作战的才能，而是因为那时李宗仁、白崇禧尚未到南京来，蒋介石对各方面的联络还需要我戴着这个头衔去奔走，我不过是出场的傀儡而已。9月，敌寇先后侵占大同等地。蒋介石要我到山西去看看，同阎锡山商量以后的作战计划。

大约是9月20日前后，我到达太原。那时八路军已渡过黄河开入山西增援，我在山西饭店碰见不少八路军的高级将领。阎锡山因大同失守，受到全国的谴责，装模作样在雁门关的岭口设立行营，亲自到前线坐镇去了。我去到岭口找阎。跟阎锡山在一起的有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綏靖公署参谋长朱绶光，还有一个是第二战区军法监张培梅。我把蒋介石的话转告他们，并说：“蒋委员长认为山西是多山地区，易于防守，而且晋綏军对防守也有很好的经验，务要将山西守住，控制平汉铁路的西侧面，不让敌军沿平汉铁

路南下渡过黄河，进而威胁武汉。”閻說：“中央的指示，我很清楚，也很同意。我在抗战前，在山西境内各要隘及太原城北郊，都作了一些国防工事，也就是为了要保卫山西。”他又說：“大同的撤守，是战略上的自动放弃。我同委員長的指示一样，要死守住东起平型关、雁門关，西至阳方口之线。”閻錫山还說，他认为非大賞不能奖有功，非大罰不能懲有罪，所以对于放弃天鎮、阳高作战不力的軍长李服膺主张必須枪决。其实李服膺在晋軍中是属于“五台派”，是閻的亲信，当初閻是想袒护李服膺的，但在群众憤怒要求之下，加之軍法监张培梅且以去就力爭，閻不得已才枪决的。

閻錫山还說，照他的判断，敌人必先取得山西，然后沿平汉路南下。如果平汉路方面，能在保定以北(当时保定附近我軍尚未南移，但前方的卫立煌、孙連仲已后撤了)挡住敌人，敌人光从大同方面进攻雁門关，尚易抵御。如果保定、石家庄不守，敌人必然进攻娘子关，从东北两方面包围山西。判断日軍对晋北方面是主力的进攻，平汉路方面是助攻。晋北方面現在只有晋綏軍和八路军，兵力尚嫌不足，不能兼顧娘子关方面。为确保山西起見，尚須加調中央軍来山西协同作战。

我同意閻的說法，答应回南京后向蔣介石去說。当然，我在回京途中的時間里，他也立刻打电报向蔣介石請求。

临走时，閻还对我說：“我坐鎮雁門关，决不后退。你报告蔣委員長，放心好了。”我見在那里沒有什么事，也就回太原轉返南京。在石家庄見到平汉路方面在前方指揮作战的刘峙、徐永昌(他任什么名义已忘)、林蔚(軍委会高参)，知道卫立煌部和孙連仲部都已沿平汉路西側地区后撤，战事正在保定附近进行。石家庄是准备于保定失守后的又一防线，这就是战略上节节抵抗的部署了吧！

在石家庄，忽然传来了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的好消息。这是抗战以来第一次打胜仗！当时石家庄的人民群众，以无比兴奋的情绪庆祝这个胜利，竟然在那种时候放起鞭炮来，几乎把敌机的空袭都忘记了。

那时我仍兼着湖北省政府主席，就从石家庄直回汉口，把省政府的职务交给秘书长卢铸代理，然后乘船去南京。我把山西的情况向蒋介石报告后说：“閻百川虽决心很大，但他自己同一些老人坐鎮雁門关也不是办法，应该有个长久计划，山西才能确保。”我还说：“平型关虽然打了一个胜仗，但日寇还在继续不断增兵，山西以后的困难必然是很多的。”蒋介石忽然问我：“你到山西当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帮帮閻百川的忙好吗？”当时我想：这个问题很简单，蒋固然是想我去山西帮帮閻錫山，其实也就是他想在山西插一手。我和閻錫山以往就打了不少交道，在那时候他不会拒绝我的。同时我也想起，作战部在蒋介石作风之下，不过是承轉命令的机关而已，而且陈誠一起首就有电报反对我，说我“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样做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于是我：“委员长考虑很是。我也愿到那里帮百川的忙，但要求委员长先征得百川的同意。”后来閻錫山回电虽同意了，但是有条件的，他推荐与他有历史关系的徐永昌继任作战部长，蒋介石也只好同意。

（二）娘子关战役

我大约是1937年10月1日前后离开南京到山西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我到石家庄时，已不是前些时听到平型关大捷喜气洋洋的样子了。敌机連日轰炸車站和市区，破坏得很厉害。国民党军队由保定之线稍事抵抗即行撤退，想在石家庄以北沿着滹沱

河平山、正定、藁城之线布防（右翼至何处記不很清楚）。那条线上，据说曾做了一些国防永久工事，但因时间的关系并未完成，有些水泥尚未干燥凝固，模子板都还未拆呢！

孙連仲部在藁城以西布防，他的右翼似是商震部宋肯堂軍，孙的指揮部就在石家庄以西十多里的铁路边小村子里。我到那里去看他，并在那里吃了一頓午飯。我問他情况怎么样，能支持多久？他說他的正面现在还平靖，日軍攻击的重点似在右翼，已开始炮击了，炮声隆隆，隐隐可以听见。他說右翼能经得住这輪炮击就很好了。那时孙部尚未奉令調入山西，我到入夜才乘車去太原。

我到太原时，閻錫山已把設在雁門关岭口的行营撤回来了。他把撤退的原因告訴了我，說：“八路軍在平型关打了一个胜仗，迟滞了敌人的前进。后来，敌人的援兵到来仍然从平型关方面突进。此外，敵軍又由阳方口方面突破，虽未大力攻击雁門关正面，但已处在左右包抄的形势，我軍遂不得不全线后撤，打算在忻县以北数十里的忻口鎮布置战場进行决战。”他又說，“中央調来刘茂恩、高桂滋部已到雁門关之线作战，現在又調卫立煌全部和孙連仲部、裴昌会部来晋北参加忻口会战。忻口正面狹小，左右两翼都不易为敌人包抄，以晋綏軍全力及中央各軍当正面，八路軍在敌人側后活动，晋軍的炮兵有八个团（周玳是炮兵司令）都集中在那方面使用。”照他的部署和听他的口气，必定能在忻口战場把日軍予以歼灭。

我問到娘子关方面的情况。他說，平汉路方面如能在石家庄之线守得住，敌人自然不能进攻娘子关；即使石家庄之线守不住，而平汉路正面我軍能与敌人保持近密的接触，敌人如西攻娘子关，平汉路我軍就側击敌人的后方，也是有利的。他又說，娘子关以北

至龙泉关之线，已調陝軍馮欽哉两个师和赵寿山一个师（是楊虎城的直属师），又調中央第三軍曾万鍾守娘子关以南九龙关馬岭关之线（娘子关不包）。他所說这些部队的調动，都是在我上次来太原之后和我再来太原之前的时间里，由蔣介石与他直接商量决定的，所以我不很清楚。

在忻口和娘子关战事未发生之前，我每日必同閻錫山及少数高級人員在太原的一个比較坚固的小防空洞躲空袭。那时敌机每日必有一次或两次轰炸太原。每次在防空洞里，必見到一对年紀較轻的夫妇。当初我不知道是什么人，后来才知道是托派的张慕陶，改姓馬，是閻的參議。我心里很奇怪，閻錫山为什么与张慕陶这样亲密呢？张慕陶为什么要改姓馬，我当时一直不明白。

大約是10月5号左右，石家庄的電話不通了，而忻口大战正在部署未曾开始，我对閻錫山說要到娘子关方面去看看情形怎样，好作处理，他很贊成。

我同从南京带来的高級參謀陶鈞、裴时杰、徐佛观等到了娘子关外井陘車站，由車站電話叫石家庄，叫不通；叫获鹿站，也不通，显然获鹿也可能被敌人占領了。我登上車站南方的高地展望，拥挤在車站附近的，有正待上車的孙連仲部队（一部已轉到太原附近），和好些由石家庄、获鹿拥来避难的群众。当时群众对敌人是敌愾同仇的。有人捉获一个据說是敌人的便衣偵探，扭送到我面前来。老乡們說这人說話既不是本地口音，装束也不象本地人，而是初学說的东北話。我叫徐佛观用日語审讯，原来是一个日寇化装的偵探，就在地地上把他枪决了。敌人便衣偵探既到了那里，敌人的队伍也就离那里不远了。

当晚我回太原把情况告訴了閻錫山。我說：“娘子关方面情况

相当危险。第一是正面布置得太宽，北起龙泉关，南至马岭关，地图上直线就有一百五十余公里，只有六个师（陕西军三个师，第三军三个师），都是一线配备，没有重点，也没有机动部队。敌人如突破一点，则全线都要动摇，尤其是尚未指定统一指挥的人。我料石家庄我军南撤后，敌人必以主力向娘子关进攻，策应忻口的会战，以少数兵力压迫南撤的我军。我军在平汉线上屡次溃退，即使是少数敌人也很难对它进行反攻，以牵制敌人主力向娘子关进攻。我建议把孙连仲部调回娘子关方面，作为预备队伍。”閻同意我这意见，遂把孙部调回娘子关作为机动部队。

閻问我这方面归谁统一指挥，我说就由孙连仲负责。閻说：“馮钦哉、曾万鍾两个都是老军务老资格，孙连仲虽然资格也很老，但对馮、曾两人平时没有很多的关系，指挥一定有困难。”他想了想，问我可否担任娘子关方面的指挥？我当时虽然知道有许多困难，也只好答应了。

閻錫山在山西境内的重要地区已构有国防工事：一是以太原为中心向北以至雁门关一带各隘口；一是以大同为重心东至阳高、天镇。这些国防工事は孙楚主持设计的。1936年我因西安事变，南京要我到山西去找閻錫山出来调停时，孙楚曾陪同我去参观过太原北方三十余里阳曲弯一带的工事。照我看，他们为了节省经费和材料（主要是钢筋和水泥），有些掩体都比较单薄，而且纵深也不够。正面有多宽，我不清楚，通信设备更未完成。娘子关方面的工事，在他们看来是次要的。何以见得呢？因为当雁北战局已很紧张时，而晋军新编第十团尚在那里赶筑工事。

10月10日我乘车去娘子关方面指挥，除了我由南京带来的高参陶钧、裴时杰、徐佛观和两三个副官之外，则是閻錫山拨给我的

无线电台和电务人员，此外由广西拨给的卫队两百多人。这个卫队的武器，步枪是军政部发的，机枪是再三問閻錫山要才给我的。我最初問他要时，他說兵工厂已停工，太原庫已无存，后来给我的那九挺轻机枪据說是由临汾調回来的。

我当晚到了娘子关，找到师长赵寿山了解情况。他說正面尚未有敌情，他这师有六个团，光守娘子关正面，問題不大，可虑的是左右两翼，尤其是左翼馮总指揮(二十七路)尚未取得联络，右翼友軍既不知是哪个部队，更未取得联络。我告訴他，右翼是中央第三軍曾万鍾部，已经把孙連仲部調了回来作总预备队。他說，这样就很好了。他把布防情形报告了我，以主力扼守关口外的雪花山，其余則布置在铁路兩側高地。雪花山守得住，也就是娘子关守住了。万一雪花山守不住，关正面仍可扼守的。

我轉回关后三十余里下盘石車站附近的指揮部。这个指揮部依山靠河(小河通出关外)，軍用地图上叫做磨河滩，是一个双口窑洞，是国防工事构筑的拟定的指揮地点。在那里，除了一个双口窑洞之外，一无所有，更談不上什么通訊設備了。在整个娘子关战役中，通信就賴正太铁路的電話线和一些乡村電話线以及无线电台。

我把那位晋軍新編第十团的白团长找来，問他这方面的工事情形。他說，这方面工事构筑的时间比太原以北晚得多，材料也欠缺，而构筑力只有他这一团，兵員名額也不足，虽然尽了全团的力量，只能做到这个地步，請副长官原諒。我听了，也无可奈何。在娘子关方面虽然筑了一些炮位，但大炮一門也沒有。

我要无线电台向馮欽哉取联络，但一直到娘子关失敗，都未联络上，原来他沒有将电台架起来，所以他那方面的情形如何无从知道。我想馮欽哉所以如此，就是要避开上級付与他的作战任务。据

我当时及事后知道，娘子关左翼是没有什么敌情的。如果敌人知道这个情形，由平山向六岭关进攻，一定不费什么气力就把太原和忻口之间截断了，比之进攻娘子关省力得多。

大约是10月11日的上午，娘子关正面发现敌情了。敌人是川岸兵团，由井陘方面进攻，自然是赵寿山师首当其冲。我屡次打电话问赵，他都回复我“守得住”。赵师所以守得住，是由于赵部官兵的努力勇敢，而日军进攻娘子关正面不是主力也是原因之一。所以娘子关正面，直到右翼溃退，赵寿山师才不得不撤退了。这是以后证明的事实。

日军川岸兵团(由二十师团和一些特种部队组成)，以一部攻击娘子关正面，而以主力向娘子关右侧循微水、南漳城前进，进攻旧关(也叫故关)。旧关方面的敌情，发现比娘子关正面迟了一些。那里是赵寿山师与第三军防线的接合点，在战线上是薄弱的环节，所以日军先头一举即占领旧关。第三军也曾增加兵力反攻，以图恢复，军长曾万锺也亲到前线督战，却无能为力。那里距我的指挥部只有三四十华里，我写了一封亲笔信派高参裘时杰、徐佛观带给曾万锺，并视察战况。这封信的大意是要他鼓励官兵不惜牺牲，奋勇杀敌，恢复旧关。曾万锺虽然亲到前方指挥，屡次反攻，日军兵力虽不大，却扼险死守，终未能把它夺回来，成了暂时相持的局面。

日军得到后续部队的增援，即再行攻击，把第三军那里的战线冲破一个缺口。敌人以一部向南压迫第三军，以主力向北，企图占领下盘石车站，截断娘子关的后路。次晨敌军已逼近我的指挥所的后山。我当时手里除了两百多名卫士之外，没有掌握什么部队。适孙连仲部尚有三十师的一个旅，在附近车站候车运太原，而尚未

知道孙部要东调的计划，我找到旅长侯鏡如，要他增加上去阻止敌人。侯虽沒有奉到直属长官的命令，对越級指揮的命令却接受了。侯鏡如旅上去后总算把敌人頂住了。同时我命令娘子关正面的赵寿山师向井陘出击，以阻止敌人后续部队向旧关前进扩大缺口。但赵师出击的結果不好，反而把关外的要点雪花山丢了。赵寿山向我报告，說他的部队損失很大，但决心死守娘子关和正面铁路线上的要隘。这样，敌人遂将攻势轉移到旧关方面，扩大缺口，侯旅伤亡很大，亦被冲破。恰好陕軍原楊虎城的教导团，由团长李振西率领到来。这个团的官兵約有二千余人，士兵有許多是青年学生，是楊虎城当时想扩充軍队作为下級軍官之用的。西安事变前，有些共产党员曾在这个团里当教官，所以士气昂揚，团长李振西也很勇敢。我即命令該团由下盘石的后山向前进的敵軍迎击，由上午8、9时接触，战斗至下午4时，总算把敌人頂住了。該团伤亡很大，收容下来仅剩五六百人，团长李振西也負了伤。

孙連仲率領二十七师(是他的主力部队)和其他部队白天乘車东运，沿途被敌机轰炸，伤亡不少，午后才到下盘石車站，当即增加上去，把这条战线稳定了下来。这时我将战线予以調整，娘子关以北仍由馮欽哉負責，虽然他一直不架設电台与我取得联络，但那方面尚无敌情，也只好如此。娘子关正面，要赵寿山师縮小正面，沿铁路扼守。那时正面的敌人已轉到旧关方面了，顾虑不大。孙連仲部担任旧关方面的防务，这是敌人进攻的重点，并希望孙能夺回旧关。曾万鍾第三軍布置于旧关之右九龙关、昔阳方面，而該方面自旧关战后就失去了联络，情况一直不很清楚。

孙連仲部增加上去之后，首先将敌人压迫回到旧关附近，但旧关仍在敌手。那次战斗虽在某些地方把敌人压迫包围在山沟里或

村庄里，但敌人不肯投降。我出了大赏，俘虏一个日本兵就赏大洋二百元，而孙部解上来的俘虏仅有两个。据说俘虏日本兵固然不容易，即使俘虏到了，稍不注意，他们就自杀，这是他们武士道教育的结果。记得有一天，一个被打散了的日本兵，乱窜到我的指挥所附近来，四周围都被我军包围，他仍不投降，一面放枪一面乱跑，只好将他打死。有一次我悬赏五万元要孙连仲派一营人夺取敌占的旧关某要点，他指定二十七师的某营担当这个任务，并宣布我的悬赏。那营长慷慨地说：“赏什么啰！军人以卫国为天职，即令牺牲了，只希望抗战胜利后能在哪儿立一块碑来纪念我们这群为国牺牲的人就满足了。”后来那个要点仍未夺回来，那营长和大部分官兵都牺牲了，剩下的不到百人。可惜那营长的姓名，我现在记不起来。

这时馮欽哉部队仍不知消息，曾万鍾方面也失去了联络，战况不明。由于孙部的增援，旧关方面的战局得以稳定了一些日子，但是要持久仍是困难的，因此我要回太原同閻錫山商量下一步的办法，并把指挥所撤至阳泉。

我把娘子关方面的战况报告了閻錫山。我说：“娘子关方面馮欽哉部显然是有意规避作战，曾万鍾部情况也不明了，铁路正面虽不是敌人攻击要点，赵寿山师也已打得很残破了。攻占旧关的敌人，虽有孙连仲部暂时顶住了，但敌人必定会陆续增加。他们攻击的目标，必是孙连仲与曾万鍾两部的接界点，向昔阳、平定方面突进，企图占领阳泉，截断正太路，包围娘子关和旧关的我军，威胁太原。我要求从忻口方面抽调一些部队增加娘子关方面，以免影响忻口方面的会战。

閻錫山把他的注意力都放在忻口战场，而对于娘子关方面起

初是不很注意的。他总以为平汉路上的石家庄可以維持若干時間，娘子关方面就沒有被攻击的顾虑；即使石家庄之线撤退，平汉线上的我軍仍可牵制敌人向娘子关攻击。他料不到石家庄丢得那样快，更料不到敌人不顾平汉路我軍的牵制，而以主力进攻娘子关。其实平汉线上的蔣軍自石家庄一退，就退到安阳，仅在漳河南岸防守，完全不起牵制敌軍的作用，所以娘子关战役自始即是处于疎忽被动的。

閻錫山考虑了一会說：“川軍邓錫侯集团軍已奉令調来山西，先头部队已到达风陵渡，渡河后即可由同蒲路乘車北开，預定是增加娘子关方面的。”我說：“時間来不来得及呢？”他又考虑一下說：“忻口方面担任正面作战的部队，是不好抽調的。”

我次日即赶回阳泉，駐在阳泉煤矿局。一两日后，昔阳县打来长途电话，报告敌人已迫近昔阳，要我派軍隊堵击。这显然是敌人已由我們右翼突破，平定阳泉（阳泉属于平定县）就是敌人进攻的下一个目标。这时（大約是10月23日）恰好川軍先头某师曾甦元旅到了阳泉，我就要他向平定、昔阳方面阻止敌人。但四川軍隊的枪械很差，既缺乏轻重机枪，而步枪也都是川造的，打了几十发子弹就要发生毛病。曾甦元率領所部連夜向平定、昔阳方向出发，次日就遇到敌人，战况怎么样，以后一直不清楚。

这时我手里除了一个卫士队之外，別无其他部队可以指揮。敌人如果攻占阳泉，不但威胁太原，也就将我正面的孙連仲部与赵寿山部的后路切断了。我当时决心把正面的孙、赵两部撤回阳泉。其实孙連仲在沒有我的命令之前，已自行撤退到阳泉。次日，孙連仲到了阳泉，說敌人由他右翼突破，一部向昔阳方面压迫，大部轉而向他的右翼包围。他部队各师伤亡都很大，不能不撤下来。我問